

專責組指發放比例低要改善 直資校反對獎助金定指標

針對直資學校獎助學金發放比例偏低，教育局專責小組提議訂出參考指標，但直資學校議會正副主席異口同聲難以一刀切，憂慮或拉大學生之間貧富差距，期望以校本方式實施。直資學校議會明天將開會討論事態。

本報記者 呂少群 李盛芝

審計署去年十一月發表的直資學校審計報告，揭示多間直資學校未按教育局要求發放最多三成獎助學金予學生，個別更低至一成。就此，教育局委出常任秘書長謝凌潔貞領導專責小組，全面檢視直資學校的財政和行政運作，擬出一攬子建議，藉以全面規範直資運作。方案之一為直資的獎助學金訂出參考指標。

不過，直資學校議會主席林建華和副主席陳偉佳都對建議有保留。林建華接受本報記者訪問時稱，專責小組的建議應以維持直資學校彈性為大前提。他承認，現時直資界發放的獎助學金參差，有的高達四成，有的少於一成。

憂一刀切增貧富差距

身為福建中學校長的林建華，不支持劃一獎助學金發放比例，他擔心，反而令學校失去行之有效的酌情權，未必有利一些綜援家庭子弟。若一間直資有兩三成學生領取綜援，按理要發給相應的獎助學金，社會福利署也會要求對數，「結果學校收取的相當一部分學費或須用以獎助，而不是改善學校設施或配套，會不會反而拉大貧富差距呢？」

林建華說，專責小組還就直資學校的財政儲備提意見，但他認為，儲備用以支持學校發展的宗旨清晰，應容許彈性和自主度。「舉例說，若要等政府發放二百萬的維修費，時間又長又難作準。個別直資學校或因應家長訴求，提供一些超乎基本辦學標準的設施或服務，沒有儲備金，未必及時做得到。」

直資議會副主席陳偉佳表示，原則上反對小組建議的方向，但關注實際運作有難度。「有些直資學校發



▲直資學校議會明天將開會討論發放獎助學金等問題

放的獎助學金接近一半，有的根本用不上。」他說，有些直資家長不申請，結果出現不夠發放與不用發放的現象，故此難以一概而論。

有些家長不申請 難劃一

對於專責小組提出不准直資學校買樓置業，或者只許一筆過付款，先後出任兩間直資中學校長的陳偉佳憂慮，此舉或令學校押後買樓計劃。他說，如今通脹急升，不准投資，會不會令學校資產更不值錢？他承認投資不是穩賺不賠。

現為浸大附屬王錦輝中小學校長（中學部）的陳偉佳說，專責小組所建議直資學校設置審計委員會不可

行。「我們是浸大屬校，浸大有專人監察財政，但我擔心一些直資校董對財政未必在行，會不會心有余而力不足呢？」

另外，直資專責小組在九月中旬，向全港七十四間直資學校發出的文件亦建議，在校董會選取部分成員或校外獨立人士（如會計師），成立專門監管直資學校帳目的小組。不過，據了解，大部分直資校長都表示反對。只有個別校長初步支持建議，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吳容輝及伯裘書院校長黃穎東，均稱待落實詳情後，或會配合教育局的建議，調整校內管理措施。

據悉，直資學校議會明天開會討論上述議題，稍後把收集意見向教育局專責小組反映。

資料圖片

11萬考生明年爭3萬大學額



▲學友社昨日舉辦「大學聯招講座」，吸引兩千五百名學生及家長到場取經

本報攝

【本報訊】實習記者汪澄澄報道：明年本港中學將有新舊學制共十一萬名考生，同時參加公開試考大學，創歷年之冠。有資深督導再次提醒考生，爭入大學的學額是分兩條隊競爭，不存在新舊制考生爭位的情況，並勸喻考生報考聯招時，要了解市場人才需求。

明年是新舊學制，即第一屆三三四學制文憑試（中六）和最後一屆中七畢業生同入大學的非常時期，兩批考生共十一萬人，將分別競爭一萬五千個大學學額。不過，有家長和學生始終關注入學競爭情況，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昨日為高考生舉辦的「大學聯招講座」，焦點仍離不開這點。上、下午兩場講座，就吸引兩千五百名學生及家長到場取經。

學友社資深督導胡繼昌提醒學生，雖然由教資會資助的三萬個學士學額是分別競爭，但五千個自資院校提供的學士學位則是一起競爭，因此，僅有六成多考生可讀大學學位，他提醒學生切勿過分樂觀。「學生在選科時知已知

彼，興趣最重要，但要評估自身能力，同時，配合大學各院系的收生要求，參考各院校往屆錄取資料。」

至於填寫JUPAS（大學聯招）的情況，胡繼昌表示，過往的學生對JUPAS的誤解較大，導致錄取情況不理想，如有學生以為把選擇的院校及專業排在Band A的首位，以為錄取機會較大，但實際上，同一Band的排位，學校在錄取時是看不到的。他建議，學生選擇Band A專業時，應將最有興趣、但錄取難度較高的專業排第一，興趣稍低、錄取稍易的專業排第二，第三則填興趣再低一些。

應邀即場解答學生疑問的各大學院系代表均表示，新舊制學生將分別錄取，面試只是其中一部分，切勿過分緊張。胡繼昌即場分析市場需要的人才：「考生要考慮市場需求、競爭及未來就業形勢，如教育行業，現在是收縮時期，相反，護士則需求量大。」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副總幹事吳寶城提醒學生，面試前一定要充分準備，「首先自我介紹要注意練習，因為對人的印象往往在第一分鐘便建立。」另外，亦應充分了解面試院校、學系的情況及相關行業的情況，面試前搜集並整理相關資訊，「每次面試都要注意及時反省總結，就會越來越好。」

張圭陽梁天偉談國民教育

實習記者 汪澄澄

專訪

就近日持續熱議的全面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問題，雖公衆諮詢已告一段落，但關於該議題的爭論仍未平息。針對該議題，香港報業評議會副主席張圭陽指出，公衆或媒介對國民教育的討論，很多時候已經偏離了教育層面，而演變為一種主觀的、帶有政治色彩的，甚至是牽扯不同政黨觀點的討論，已然與議題本身無關了。他認為，將任何事情都拉往政治層面去爭論，雖然是香港輿論的一個特點，但此種傾向往往令人看不清事物的本質。

每個國家都有國民教育

張圭陽直言，不認同將「國民教育」等同於「洗腦」的觀點，「若真從教育角度來說，哪有一個國家不推行國民教育的？比如美國，它的國民教育就很厲害，或是鄰近的日本，所有發達國家都有國民教育。」

面對各方引發的爭論，張圭陽批評，媒體的處理方式一定程度上妨礙了正常的討論。他說：「媒體應該做的不是急於標籤任何事情，而應是把大量事實搞清楚，到底這件事講的是什麼課題，相應的內容是什麼。現在媒體的問題是，喜歡推測和揣測政府的動機，比如說，哦，你的動機是要洗腦，你的動機是要討好北京政府，這將不利於討論的延續。」

張圭陽提醒公衆及媒體在面對國民教育議題時，切忌偏激，「應該實事求是地去看，到底國民教育包含的內容是什麼，這樣的討論才有意義。若什麼事都首先將之標籤化，這樣是無法討論下去的。」他認為，一個有基本邏輯思維的人，都可從事實中推理出自己的結論，而這種經過自己觀察、體會及思考得出的結論，才能相對客觀地辨別出，國民教育是否是香港社會及學生需要的。

討論不應偏離教育層面

談及為何一個國民教育議題會在社會輿論中引起如此軒然大波，張圭陽表示：「首先是推行時間的問題，政府沒有足夠長的時間去醞釀，沒有讓每一個持份者去了解這個課程的用意，從而表達他們的意見。」他說，政府公開做得太差，亦是國民教育推行起來障礙重重的原因之一。

面對該議題，傳媒界元老，香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系主任梁天偉亦批評政府處理失當，以致「政策與公衆的理解存在巨大偏差」。

梁天偉坦言：「我不明白為何搞到這麼大件事，要搞國民教育不用這麼敲鑼打鼓地告訴你聽，我要搞國民教育吧。」他分析，若刻意將「國民教育」以文件或政策的形式強調出來，硬性推行，效果往往適得其反，「所以公衆才發出這麼大反對聲音。」

梁天偉以殖民統治時期英國政府的做法加以比較，他說，當英國人推行某項政策措施多會直接行動，當傳媒批評政府時，就找到傳媒老闆聊天、通氣，甚至套用法律達到封口目的。

反觀如今「傳媒一鬧就腳軟」的政府，梁天偉表示，傳媒的做法由其性質決定，不可過多指責，「你不可以說它煽風點火或一邊倒」，關鍵還在於政府本身的作為，「都未做就打鑼打鼓地宣傳，不用講吧，你先做咯。」

與此同時，梁天偉對「國民教育」的理念本身表示完全認同。他說，對國情的了解，或「國民教育」，顯然是需要的，反觀目前本港的教材內容，國情教育已然滲透到諸多科目中，「現在的中學老師都會建議及提醒學生，要多看新聞，留意了解國家事務。」他進而解釋道：「受奴化教育這麼多年，公衆擔心會被洗腦。而事實是，一個中國人以國家為榮本來就無可厚非。」

建議以巧妙方式推行

另一方面，雖認同「國民教育」、「國情教育」的必要性，但梁天偉並不贊成將之設立專門科目。他批評，專門設科的教育方式，是將學校變工廠，學生變產品。「什麼都有格式，有規模，好像工廠一樣。」他說，培訓及教導學生，這種機械化操作模式，很難達到理想效果。

另外，梁天偉以「國民教育」課程設置上的難度，說明其可操作性並不強。他建議加強歷史科的教育，認為歷史是學生認識社會及思考社會問題的基礎。「學習歷史雖然比較苦悶，但若以巧妙的方式，比如以故事化的處理去教導學生，將會很有意思。」

從「國民教育」的議題延伸開來，梁天偉總結，政府處理問題過於機械及後知後覺，「總是react on已經



▲張圭陽表示，推行國民教育宜一步步來

本報攝



▲梁天偉建議加強歷史科的教育，以巧妙方式教育學生

本報攝

爆發的問題或已然形成爭論的議題。」他認為，一個政府，不應僅僅停留或局限於應對公衆輿論，「若長期如此，當然會不停爆出反對聲音。」

張圭陽認為，政府的困難是客觀存在及正常的，「任何事都有一個過程，應該一步步慢慢來，但重點是要看清矛盾所在，漸漸將結打開。」



▲狄志遠（中）願家長不當「直升機」父母

本報攝

半數父母為「直升機家長」 認為應為子女安排一切

【本報訊】記者成野報道：「三低港後」現象日趨嚴重，問題源頭直指家長重成績、輕能力的教育模式。一項調查發現，七成家長認為父母應為子女安排一切，逾九成家長認為子女入讀名校較誰人當選特首更重要。

有商場最近向近一百九十名家長和一百五十名初小至初中生，訪問有關對「直升機家長」（helicopter parents）的看法。調查顯示，百分之九十的家長希望時刻守在子女身邊，若他們遇上問題，便第一時間出現幫助解決；百分之七十五的家長認為，子女不懂事，不該給他們太多選擇空間，而應當為他們安排一切；另外，百分之五十七的父母必須要知道孩子的行蹤，且強制子女把自己加入他們的社交網站Facebook成為朋友。

在子女的學習上，過半數的家長會為子女報讀心儀學校通宵排隊；面臨特首換屆，百分之九十一的家長卻一致認為孩子入讀名校比誰是下屆特首更重要。

香港家庭教育學院主席狄志遠表示，香港有半數父母為「直升機家長」。該詞指父母如直升機一般全方位監察子女行為。他說，「直升機家長」有三大特徵：對子女時時監查，宛若「狗仔隊」；相信分數勝過一切；並把對子女的操控視作關愛。這不但自己辛苦，亦削弱子女自理能力。

狄志遠認為，造成「直升機」監管的原因是港童入學競爭激烈，父母希望為子女安排所有「有助前程」的事務增強子女競爭力。然而在這個過程中家長忽略了子女的感受，過分強調成績卻淡化了自理能力的培養。他建議父母給孩子多一點選擇空間，「比如，家長可以帶子女去圖書館，但挑什麼書的權利就應該交給他們」。另外，他希望父母不要把子女成績和入讀學校看得太重，建立良好的習慣和親子關係可能更加重要。

「直升機家長」問卷調查結果

問題	百分比
同意子女能夠讀名校比誰是下屆特首重要	91%
擔心子女學業失眠或哭泣	73%
希望時刻在子女身邊，為他們排憂解難	90%
子女年紀太輕不懂分析和決定，父母應該為他們決定一切	75%
應要孩子常帶手提電話，清楚他們的行蹤，並強制加入子女的Facebook	57%
為子女安排的課外活動及學習課程越多越好，否則他們將較他人遜色	53%

資料來源：荷里活廣場

反對聲音

曹宏威

有人用「反對聲音」的出現和處理，作為國家或者社會的文明指標來看問題，我想拿來談談。

我知道辦公事的人頗忌「反對聲音」。這裡撇開反對聲音的合理性不談，因為個案懸殊，牽涉太大，要按實例才好作出分析處理，否則一竹篙打沉整船人，不該不當；也撇開化解反對聲音的手法和程序不談，純粹問一句：出現反對聲音是否反常？若以一人席面去計算，十二個人一把聲音恐怕偶然還有，但像十二億人的中國，沒有任何反對的聲音，那才是神跡！所以大眾中有「反對聲音」是正常的事。而且，此「眾」越大，則反對聲音的出現率也可以越大，超乎正比關係，像過了臨界數量一樣，以致「大的眾」一觸發，更容易產生催化激活的效應。它等如說，大眾和小眾即使「反對聲音」的平均觸發點、數目相等，卻因前者每一觸發，起鬧的機會較大，而後者往往在末跨出閾限（threshold）的情況下消失；就像大油庫和分隔的油庫，雖然可燃油量相同，但大的相對的危險性將更大，這現象仍沒偏離科學的規律。這個道理不弄清，會使熱心人（尤其是欠經驗的文化異類）誤判它的勢頭、錯作打算。平心而論，這種錯覺，大抵也正是常見的可憐「語冰夏蟲」絮絮叨叨的或因死結吧！

從推理上去估計：在可晴可雨的社會政治氣候中，反對聲音的存活度佔10%絕不為過。世界如此，中國也會如此。倘若我們把「反對聲音」的可議性等量齊觀，而改從「反對聲音」觸發源的屬性上去分析，則中國除了人多了，即上文所提到的超越臨界數量而出現催激效應外，它還有其他「非人數問題」的觸發源潛在，足以大量提升反對聲音的音量，以假亂真。

這樣的源頭有多個：其一是，中國是一個存有分裂體的國家，分裂體是台灣，台灣會因當權者對國家統一的取態和一己政治私慾的乖變，而執行不同程度對大陸政權的破壞，它可以通過它的敵後組織去執行，也可以放任寄附於兩岸友好團體的所謂國際友人去動手，更可以共謀配合。無論如何，這樣炮製出一些「反對聲音」，已屬小兒科；若在蔣老先生期間，怎會如此仁慈收手？登輝阿扁都不是菩薩，這個馬統，還不是沾沾自喜於自己的拒陸成績嗎！只要想想，台灣幫不把大陸的「反對聲音」頂上去，它吃大陸自由和商貿得來的繁榮，又焉能承受大陸合規合學的和乎競爭呢？其實，輝扁英九，都是背後美國的變換棋子，如果看看正處於經濟弱勢的美國，仍是密密插手北非中東的連串顛覆活動，你能小看這個製造內地「反對聲音」的超級源頭嗎？暗的不說，最明顯的近期製作就是那支迷人的茉莉花。這個爛船還有幾斤鐵的江湖大佬，它的出手固然是力大夾惡，即使是夥同它同聲同氣的小鬼囉聲的勾當，像專向對手的異見小丑派派獎呀、做唱和呀，不又是另築的肇事源頭嗎？所以中國的「反對聲音」不會少。

二戰後，歐美國家越來越走向用途污對手提升自己的重要戰術，中國卻老擁抱人以德的拆遷禮法；我們不攻，他們不休，相比之下，好似中國論盡、反對成流；以致國家形象不斷受到不公不正的傷害。弱勢政府莫說不立法執法，也不做教育，不試解難，匹夫赤膊助這回陣而已。（作者電郵：tsoww@tsoww.com）